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Jacques Barzun

从黎明到衰落

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美]雅克·巴尔赞○著 林华○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从黎明到衰落

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下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目录下

第三部分

从《浮士德》第一部 到《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

灵与智的结合	497
横断面：1830 年前后巴黎所见	526
议会之母	558
事物驾驭人类	594
横断面：1895 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639
精力的巅峰	665
立体主义十年	695

第四部分

从“大幻想”
到“西方文明不能要”

大幻想	739
作为预言家和小丑的艺术家	771
拥抱荒诞	808
大众生活和年代	837

第三部分
从《浮士德》第一部
到《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

灵与智的结合

横断面：1830年前后巴黎所见

议会之母

事物驾驭人类

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精力的巅峰

立体主义十年

灵与智的结合

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拿破仑只能听任英国摆布，法国被盟军占领，波旁 465 王室重登大宝。随着《维也纳条约》的签署，战胜国组成了防御性联盟。当时欧洲面临着双重任务：遏制革命，重建文化。而对这两个重大问题都有人表示反对。遏制革命要通过俄国沙皇或是列强的四方联盟得以实现。但是，总得等爆发了新的起义之后才能动用武力实行镇压。因此，仍需某种力量来起到防范、限制的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稍后的章节看到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以及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550 >）。

与此同时，激情之潮汹涌澎湃。1789 ~ 1815 年期间提出的希望和思想，包括那 25 年间激励着人们奋斗，遭受压制，被人误用或误解的主张，都需要重新审查和修改以适应新的时代，形成某种秩序。这种反对抽象推理，寻求秩序的努力形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历史上称之为浪漫主义。开始时是一组运动，发展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果，一些批评家认为浪漫主义这个名称是用不得的，因为它涉及几类互不相干的事实和倾向。首先是犹如璀璨群星的各类艺术家，从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到艺术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各种

昨天，斯拉尼号护卫舰的萨托里乌斯舰长抵达此地，他证实了先前关于波拿巴投降并被安全押往英国的种种报道。因此，他确如我们所说的，已经到了。

——伦敦《泰晤士报》（1815 年 7 月 25 日刊）

人才大量涌现，为有史以来所罕见；其二是多方面的宗教复兴，相形之下，18世纪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作为应对神秘世界的理论则显得枯燥而浅薄；其三，浪漫主义也包括新提出的，或从早期观点发展而来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哲学、道德、态度、科学发明以及浪漫主义史学对过去某些历史时期的重新诠释。

466 这些理由说明了为什么浪漫主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它不是某个群体采纳的一个纲领，而是一种意识的状态，展现了每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的分歧。因此，给浪漫主义下定义的任何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批评家会问：“这个因素应不应该算进去？”或者：“某某人的思想放在什么地位？”一位备受尊重的美国思想史学家发现有18种不同的浪漫主义，这样还不如干脆把这个名字废弃不用算了。当然，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名已立，它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载于亿万本书里，烙印在人们的心间，必将继续被使用下去。像清教徒一样，浪漫主义一词必须保留。我要强调，必须把它看作一种时代精神，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精神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包括自由派的维克多·雨果、他的反动派同胞约瑟夫·德·迈斯特、激进的黑兹利特及其敌人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现在和过去都被称为浪漫主义者，除此之外没有更合适的名称。而且，他们是同等的浪漫主义者，没有程度的不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人的观念有了改变。他们都身历理论革命带来的震撼，目睹欧洲自我奋斗的霸主的崛起和由国家而不是王朝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这些是造成这种思想改变的必然原因。

19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提出了一个很有用的区别。他说，浪漫主义作品“给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带来愉悦，而古典主义作品则是为了给我们的祖父母们带来快乐。”这句话虽不能界定浪漫主义，但指出了三代人的心境和感受。因为18世纪的人——祖父母们——信奉理性，于是有些人就把浪漫主义在这方面的不同说成是“对理性的反抗”。这种歪曲夸大了自那时以来常常对学术研究和批评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理性这个用语意思含糊不清，应用“智力”来取代。浪漫主义认为智力是不够的，但它不排斥智慧和推理。18世纪热衷于理性，而浪漫主义者热衷的是灵与智的结合。

一旦认识到浪漫主义同文艺复兴一样，只是一种现象，就不再需要为其下定义。从广阔的范围到丰富的人才，从内在的相互对抗与矛盾到整体的统一，这两个时期在一系列方面都十分相像。在文艺复兴那个较早的年代，一些人是柏拉图派，另一些是亚里士多德派；一些人怀有信仰，另一些人不抱信仰或是假装信奉某种东西；一些人认为“典雅文字”是最高艺术，另一些人则将绘画视为至高无上。还有一大批虔诚的神职人员守着新思想所鄙视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死死不放（<56）。同样，占主导地位的浪漫主义也无时无刻没有受到保守派的极力抵制。

浪漫主义时期距我们的时代较近，它的内部分歧也就显得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更大、更剧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有这么多分歧，哪里还有统一可言？对此问题的答案适用于所有时期。一个时代最终的统一力量在于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急迫的要求、阻挡社会和平或进步的障碍、对司汤达所说的新艺术的需要。对于这一切，思想敏锐的人不可能视而不见。每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都努力达到时代的这些要求，或是以某种方式阻止其实现。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迎接历史的挑战。

在浪漫主义者当中，有人想要君主制，别的人则想要议会制；一些是天主教徒，另一些则是新教徒；一些人为中世纪所吸引，另一些人则崇尚东方；一些人对诗体散文欣赏喜爱，另一些人却对此深恶痛绝。还有一些人，如雨果，在漫长的一生中从保王派变为社会主义者，先是信奉正统天主教，后来却像卢梭那样，没有具体的信条但抱有热忱的信仰。诗歌用语有的涵义丰富，也有的明了通俗；绘画手法有的华美夸张，也有的朴实无华。巴赫的巴洛克式音乐戏剧在长期默默无闻之后重获生机（<388）。与此同时，大歌剧也按其自有的规律兴旺发达。

使人无法冷静客观地理解浪漫主义的障碍之一是这个用语本身。清教徒只有一种含义，浪漫却有上百个意思。这绝非夸大其辞。我在 50 多年前青年时期发表的著作中，除了对浪漫主义时期作了论述之外，还加上了对浪漫这个词的用法的实例，例子取自从学术著作到广告的各种印刷品，共有 90 小段，还加上了注解，以通过上下文显示出作者说的浪漫（主义）所指何物。结果，没

有任何两个例子的意思是一致的，甚至不像通常的多义词那样，虽然意思不同，但彼此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各种意思中一些极端的例子包括“没有形状的”和“形式主义的”，“色情的”和“禁欲的”，“不真实的”和“现实的”。在关于马志尼在统一意大利方面作用的一段话中，居然先说他的作用是浪漫的，但下一句又说是非浪漫的。关于这种混乱的状态需要说几句——

关于一个词的题外话

英语中浪漫（romantic）一词的用法可追溯到 17 世纪。当时，这个词指讲的故事有想象力，有新意。不久之后又用来形容景色和绘画，成为和谐的（harmonious）和栩栩如生的（picturesque）的同义词。显然，这个形容词的核心是 Rome（罗马）和 Roman（罗马人）。从一开始，这个词涉及的形象就是多方面的。罗马帝国消亡几世纪之后，沿地中海一带居住的人讲的方言不再是俗拉丁语，而是一种叫作罗曼语（roman）的多变的方言，由此派生出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系（romance）的其他语言（学术部门依然在使用这个名称）。一段时间以后，以法国南部所讲的这种方言写就的故事也被称为 roman（韵体故事）。

这些故事的主题通常是爱情和历险，与史诗或者讽刺作品完全不同。时至今日，法文中的“小说”一词仍是 roman，而英文里的 romance 指的只是小说中的一种，并通过进一步引申，指一种恋爱。在这个意义上，浪漫的（romantic）用来形容恋人那种飘飘欲仙的幸福状态和特征。但罗曼史如果以不幸的结局而告终，这个词的意思就进一步发展。于是，浪漫的（romantic）获得了一大批新的涵义：虚幻、愚蠢、不实、不吸取教训、笨到家了——好像原先恋爱的快乐从来没发生过，毫无价值似的。诸如“浪漫的计划”和“浪漫得不可救药”这种套话广为流传，沦为陈词滥调，而被看作它反义词的现实的（realistic）则逐步成为对一种计划、观点或行动的最高赞誉。尽管如此，“浪漫”这个表示鄙夷的字眼依然保留了原有的一些光彩——当旅行社代理人允诺您乘坐邮轮度过“浪漫之夜”时，指的就是风光旖旎的意思。并非所有已婚夫妇都鄙夷自己当年风华正茂时的浪漫。

在 18 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浪漫的尾部加上了主义，产生了浪漫主义者（Romanticist）这个词，指那些不满意新古典主义风格，热衷于新的艺术和思想形式的人。浪漫这个色彩斑斓、含义众多的词没有一个意思能反映这些人的观点。这个时代在每个艺术领域都留下了大量杰作，提出了至今依然流行的独到见解。生活在当时的人显然不可能都是些判断力极差，

情场连连失意，并且常常陷入幻觉之中不能自拔的男男女女。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浪漫主义一词原意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浪漫主义确认了激情和冒险的合理。这两者是不可避免地紧密相连的。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既不排斥理性，也不忽视真实。相反，浪漫主义中的冒险精神就是要通过探索真实世界来增加阅历。

在由笼统转到具体之前，介绍两个与浪漫同词根但另有他义的词也许会有帮助。罗马风格（Romanesque）是一种早于哥特式的建筑风格的名称，这种风格源于但又有别于古罗马风格。现代法语中的 *romanesque* 指的不是建筑风格，而是小说（*roman*）。它的意思是像小说一样或如小说中所描写的，用来形容一种经验或者行为方式。既然如此，也许可以把浪漫的（*romantic*）和浪漫主义的（*romanticist*）两者的意思严加区分，将词中乱七八糟的含义与 19 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成就区分开来。但是，当浪漫的这个较短的形容词自然而然地适合句子韵律，或者在讲话时用“浪漫主义的”做形容词显得笨拙或造作时，将这两个词加以区分的建议就被人们抛到脑后了。更好的保障措施是了解关于浪漫主义作品的第一手知识。

当然，classic（古典的）和 classical（古典主义的）的意思也含糊不清，不过没那么严重。在德国、波兰和俄罗斯，浪漫主义者是第一批扬名欧洲的诗人和小说家。因此，他们很快就被称为本国的古典或古典派作家。歌德和席勒、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分别是他们祖国的古典作家。但是，他们却不是古典主义者，也不是新古典派。席勒把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的所有文学都笼统称作

我字典中的“浪漫”指的是不真实，用虚假诱人的东西加以粉饰，以蒙骗那些不能透过伪装看穿真相的人。广告就完全依赖浪漫，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亦然。

——卡罗琳·赫尔布伦（1986 年）

感情文学（sentimental），从而造成进一步的混乱。他的意思是，古诗发自内心，思维呈直线性，不受任何模式的束缚。他把这种风格称为天真的（naïve）。他指出，从那以后，诗人除了要了解生活本身和古人的经典著作之外，还必须研究自己的感情（sentiments）。席勒所谓的感情即现代的自我意识。

※

浪漫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年代大概是 18 世纪的最后 10 年和 19 世纪上半叶。三代人在这 60 年里进行了努力和斗争。不过从时间上看，这种努力并不是在各个国家同时进行的。德国和英国是先锋。18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在 18 世纪 90 年代和 19 世纪初做出了发明创造（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康斯特布尔）。当时，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中欧东部的文化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447>）。1800 年左右出生的第二代到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崭露头角（如普希金、拉马丁、德拉克洛瓦和爱默生），他们是最后一批充分吸取了当时时代特征的人。再下一批则出现了断层，生于 1810 年之前的人继承了一部分原有的传统（如瓦格纳、李斯特、戈蒂埃和梅尔维尔），但是，在他们的事业中途，世界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他们重新转向，改变信念（558 >）。

由于浪漫主义的创造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而且仅艺术品就极为丰富，因此，要介绍全面的情况，一章的篇幅远远不够，而是需要三个章节。本章介绍的是对人的观念的改变和先驱们在几个艺术领域对新人的描绘。“1830 年前后巴黎所见”将介绍直到 19 世纪中期艺术创作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第三章“议会之母”将介绍当时的社会理论和制度以及科学的进步。若要想象当时的情况，就需要把这三部分直线式的叙述合在一起考虑。

看完了这些章节后，读者应该认识到，当今的时代并不仅仅是许多人抱怨或吹嘘的“对启蒙时期的继承”，而是也继承了对启蒙时期的错误进行了修正的另一个时期，那个时期虽然有它自身的谬误，但是它加深和扩大了所有领域的艺术和思想。[可参阅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写的一本小书《古典派、浪漫派和现代派》（*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首批明确无误的浪漫主义作品的基础思想来自卢梭、伯克、康德和歌德，他们四人生活于 18 世纪，却与之格格不入。卢梭在生前和死后都是诗人、艺术家和政治学家深入研究的对象。读了他的著作后，人们了解到，激情是人的动力。思想或“理性”是欲望的工具，不是欲望的对头；思想或“理性”选择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选择办法。即是说，灵与智或者智与灵是推动道德、社会和科学进步的唯一火车头。德斯蒂-德特拉西也如是说（<453>）。被视为纯粹的 18 世纪理性思想家的休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由于他对此没有明言，因而也就从未被指责为抛弃理性，凭冲动行事。假若西方语言对“灵与智”有一个像中文里的“心”这样的词，也许就可以省去大量无谓的辩论了。

若能规定人不得将自己的心
不能接受的东西放进脑子里，那
么还有什么法律能比这更明智、
更公正、更慈悲为怀的呢？

——纽曼（1841 年）

浪漫主义把人视作有感觉、会思维的动物。他的每一个思想都具有某种情感。这种观点在文化中刚刚出现时，人们觉得需要研究灵与智这种单一力量的运作方式，也应当表现其未上升到意识高度的骚动。浪漫主义的幽灵骑士就象征着思想跨越的两个层面（473 >）。这种对内心生活的密切注意说明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唯我主义”和“主观性”。这个时期的诗歌主要是抒情诗——以第一人称讲述对自己内心发现。这样的探索又带来许多新发现。想象力成为首要的天赋，因为它想象的事物是立体的，如同平时所看到、摸到的，而不仅仅是通过文字描述的。热情原来被视为危险的愚蠢行为，现在却成为所有壮举的先决条件。正如歌德的浮士德在开始其历险时所说的，“先有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语言这种抽象的东西是后来才有的。华兹华斯看到“有感觉的理智”产生了人对所有生物的同情，而光靠理性是不能唤起这种同情心的，此说证实了卢梭的理论。

对这些思想深信不疑，并能将自己的发现广为传播的人是天才。对浪漫主义者及之后的人来说，“天才”这个词代表了创作力。我们现在说某人是天才，而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在某项活动方面“具有天赋”。天才非同常人，这样的人想象力如天马行空，并

精力乃唯一的生命，它来自
体内；理智乃能源的限度或外围。

——布莱克（1793 年）

且有能力把想象力表达在具体作品之中，这些作品都是传世之作。

宗教感情如同天才一样，是先天生成的，但不只限于少数人。许多浪漫主义者证实了人内心宗教感情的存在；这种感情的结果就是有组织的宗教，它在浪漫主义时代重新振兴，成为灵与智不可或缺的一大产物。在欧洲每一个国家，
471 古老的信条都取代了自然神论的抽象理论。不过，这得归功于对正统观念的修改。经修改的观念首先是基于宗教冲动，另外，它在不同程度上依靠那个时代特有的两种感情——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历史的尊重。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了关于信仰的雄辩表述，提出大自然，即上帝的造物，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和他的各种特性。大自然具体的美使接受力强的心灵得到直接的感知。我们在前面还看到，由此还产生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如热爱树木花草；从园艺中寻找乐趣；在野外观察鸟类动物和露营；认为一个人一年至少应有一次离开自然环境差的城市，以便在乡间恢复某种对生命至关重要的东西。

同时，大自然给予我们欣喜的触动。拜伦在他的游记里写道：“高山是一种感觉。”18世纪的人畏惧高山，将它们视为妨碍旅行的丑陋的可怕的障碍物，怜悯依山而居者。对浪漫主义者来说，无垠的宇宙令人生畏，令人意识到人自相矛盾的本性，用帕斯卡的话说，既强大又柔弱，既伟大又可怜(<219)。为了给自己爱和服从的冲动找到安息地，人们遂试图通过大自然或者在大自然中寻找上帝。在这方面，斯宾诺莎是引路人(<359)。在此前的150年里，斯宾诺莎一直被当作无神论者遭到谴责，但这时他却作为“陶醉于上帝的人”而恢复了名誉，因为他认为神明是无所不在，遍及万物的，而信上帝的人具有“对上帝的理智之爱”。泛神论是浪漫主义信念的一种形式。

莫称此为虚荣，他们说得极是：

当诗人逝去之时；
大自然为她的崇拜者悲哀；
默默地纪念他的掩埋。

——沃尔特·司各特《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1805年)

振兴了英国圣公会的牛津运动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历史的道路。在纽曼（他后来皈依天主教，当了主教）的激发下，牛津运动，又称小册子教派（因为它靠大量发行单行本小册子来进行宣传）的成员循本溯源，用早期基督教神父的训谕来振兴宗教信仰和仪式，以图恢复热情和正确的礼拜活动。这些宗教改良者宣称，根据传统，

圣公会与天主教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在圣公会内部建立了一个高教会派。与他们同时的另一批信念同样坚定的人——循道宗信徒，在早些时候也成立了自己的教派，以满足下层中产阶级相应的需要。他们属于第一批“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约瑟夫·史密斯连续10年受到启示之后，于1830年建立末世圣徒教会，又名摩门教。

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一部名为“基督教真谛”的非凡之作。标题本身就是一个主张。作者把真谛一词用于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人们所熟悉的宗教的基督教，以表达传达天机和掌握天命的双重意思，证明了它作为制度的伟大和作为宗教的精神真理。这位作者是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子爵，他是政论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还当过政治家，最后成为自圣西门公爵以来法国最伟大的传记作家（<355>）。

夏多布里昂这部论述基督教的大部头著作包括了所有同宗教感情稍微沾上点儿边的题目，有日常生活、大自然、内在的自我、社会、政府、历史和艺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特别注重唯美和幻想的方面。在简单叙述了耶稣基督的故事，讲解了圣礼对生活是如何合适的道理之后，接着是一连串短评和启发性的联系，把诸如天文学、洪水灭世、大地和生物、鸟巢等各种题目联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让人读来津津有味。之后是爱国主义、良知、永生和最后审判日。若是跳过这些内容，下面会看到诗歌部分，里面有但丁、塔索和弥尔顿的史诗，对维吉尔和拉辛的比较，埃洛伊兹和阿伯拉尔；然后是现代文学史、多神教诸神、圣人、天使，还有撒旦手下的邪魔；再其后是对一些高雅艺术发明的描述；还有地狱、炼狱和天堂。这些丰富的内容反映的正是此书的小标题——“基督教的诗意与道德的美”。该书十分走俏，夏多布里昂不得不奔走于法国各地，阻止印刷商偷印盗版。这本书的成功正逢拿破仑重立罗马天主教为国教之时。今天，夏多布里昂那种文字简洁优美的写作风格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他的论点的精髓依然影响深远，每一代人当中都有许多人是因为基

只敲一下钟就能立刻在千万人的心中激起同样的情感，这实在太了不起了。钟声和谐动听，它无疑有一种最高级的美，一种艺术家称之为宏伟庄严的美。

——夏多布里昂，“论教堂钟 472 声”，《基督教真谛》（1802年）

督教对艺术感性的吸引而皈依教门的。

※

夏多布里昂本想把《勒内》作为一系列故事中的一个，但它一开始是合在《基督教真谛》中出版的。这本书也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兴起。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少年，和姐姐相依为命。但当姐姐发现自己对弟弟的爱是一种罪恶的爱慕之情后，便出家进了修道院。少年吓坏了，逃到美洲。在那里，他向一个印第安人酋长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以卸去自己心灵的重负。他们一起崇拜大自然，少年深入剖析他所称的“感情模糊状态”，即感情强烈但没有重点的混沌状态。这种情绪——法语中叫 *mal du siècle*（时代病）——显然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勒内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圣伯夫就说过：“勒内即我。”柏辽兹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与勒内相似的感情。他的《幻想交响曲》开始时的旋律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谱写的，这段旋律毫无疑问表现了同样的青春期特有的情感起伏。在稍早 473 时期的德国，这种漫无目的状态曾经是绝望的、暴力性的（<393）。所有这些迹象提醒我们，那个时期的许多艺术家十分早熟。考虑到他们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成长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情况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宗教靠拢。德国牧师施莱尔马赫领导了新教的复苏，他召唤人们信教，因为人有“自发的宗教感情”，如卢梭所说，这种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有关上帝的想法不是来自思维或意志，而是来自天生的依赖感，这是人在自我意识的时刻所察觉到的软弱。有了这个前提，就可以争论某些信念的合理性和用途。19世纪的新教徒就像在16世纪时一样，力主摆脱迷信和盲从的好处。此中浪漫主义的模式昭然若揭，即先有感觉，理性赋予感觉形式和方向，生命则是由信念所驱动的历险。

总的说来，新一代教徒认为他们的信条与“上帝没有理由打乱自然法则”这种现代科学的假设是一致的。但诗人们，不管是否信徒，都有尊重迷信的理由。一来迷信为虚构故事提供了大好机会，产生了如彭斯的《汤姆·奥桑特》和司各特的《流浪汉威利的故事》这样伟大的作品。二来迷信可以视为人民的诗意图象。《浮士德》里有两个很有感染力的场景描绘了撒旦的仪式，发泄了

我们心中和大自然的黑暗力量。迷信的含义在启蒙时期遭到了忘却或罔顾，例如，德意志有关于幽灵骑士的传说，那是一个时隐时现，紧跟在纵马奔驰的骑手身后的影子，与骑士一模一样。它代表的是人内在的第二个自我，可能正直端方，也可能像魔鬼一般邪恶。但是，这些充满智慧的寓意却被人们所忘却，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心理学和人类学以神话的名义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才再度受到诗人和小说家的欢迎和采用。

将神话同文学联系起来的是浪漫主义者最卓越的能力——想象力。如前所见，这个能力重新获得了尊敬，但是这个词仍然语义不清。柯勒律治指出，想象力不仅仅是幻想；胡思乱想不费吹灰之力，比如说幻想一只动物会讲话。发挥想象并不是编织出动听的虚构故事，而是要使自己编写的寓言中会讲话的动物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机智犀利、鞭辟入里的嘲讽。想象力利用已知或可知的事物，把表面上全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对人们熟悉的事物重新进行解释，或者揭露出隐藏的现实。作为一种发现事物的办法，它应称为“对真相的想象”。科学中的假设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产物。

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浪漫主义派的眼中，艺术不再是愉悦感官的精美作品或文明生活的装饰物，而是对生活最深刻的思考。雪莱在捍卫自己的艺术时声明：诗人是“世上不被人承认的立法者”。艺术传载真理，是想象力的结晶，在改变观者心灵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世界观，甚至人生。实现这一壮举需要天才，因为这不是一种机械性的行为。诚然，所有艺术都利用常规。但是，光靠因循传统规则和遵守既定模式不可能实现思想和形式的融合，也就是创作。正是浪漫主义派的讨论才使创造（creation）这个词固定地应用于艺术作品。如前所述，雪莱认为最先使用这个提法的是 16 世纪的塔索，但无法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天才的创造和 20 世纪末的创造性（creativity）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787 >）。

这些被赋予新内容的浪漫主义字眼为艺术宗教的建立助了一臂之力。不管

迷信是生活中的诗歌。两者都发明了想象。两者都感觉到真实而具体的内容之间最奇怪的相互联系——同情与反感之间的相互作用。迷信对诗人没有害处，因为他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亦幻亦真的想象为己所用。

——歌德（1823 年）